

四庫全書

集部

柯山集卷四十二

宋 張耒 撰

記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泒出没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眩此則

蛟龍虬蜃魚鼉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緜亘盤屈翳以林簿捍以木石縈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鼉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遊其背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

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予官福昌福昌古邑之廢者也官舍依山為地十餘畝其竹與木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幹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絡縈以蔦蔓凡日將旦夕將晦鳥鳴獸號聲音百千終日闃然不聞人聲夫環為城通為衢限為域立為屋室闢為塲圃夷易洞達内外相應面陽而背陰附燥而瞰濕

間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若是故禽獸不敢藏蛇虺無所蟠居之而安遊之而樂而人之氣乃能勝其異己者是故無疾患無驚惕壽考安樂遠去疾癘而令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矣其堅頑碩老無以異於藪澤此則鳥獸之所戀而蛇虺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鄰之外晨夜而不敢出其心矜矜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夢是豈非蛇虺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于是聚吏徒集斧

斤一日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之剖根窮本芟伐翦
剔大者備梁柱小者中椽杙弱者補藩籬惡者從薪蒸
洒掃壂除平地乃見陰陽疏通表裏洞然屋室階闥如
湧而出於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矣朝遊而足
不忌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矣夫氣也者起乎
其所類發乎其所託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
處者未嘗自見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為始也
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

無也大荒之瀕行者返顧久廢之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悦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馭吏也

為法不苛其勤惰疏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舍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遊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于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是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

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敝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于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徳相為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于畏罪不獲已尚以充職故耶其事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燕賔

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為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事其致用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獘而為也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

景德寺西禪院慈氏殿記

過去有佛號大通智勝佛十方梵天十六王子羅列上下請轉法輪而曰佛之時未至受請默然坐及時至也乃三轉十二行法輪如興雲普雨一切夫具福慧至於佛而演法利衆猶須候時者雖聖人不能違而況其餘哉景德寺西禪院有慈氏菩薩聖像至和中院僧法羣自錢塘内之而居院之傍舍如是凡歷五任持僧而未有以易也比丘詮嗣院事乃歎曰此我之責也佛以衆法道利羣品使濁刼惡世猶獲見佛紫金光身其奉事

當加謹其為役當加勤而吾慈氏像乃藏之屋漏不大振顯天龍鬼神其謂我何元符元年發憤出都遍一切以願力故諸受化者歡喜施與金帛無量乃創為正殿其命工以二年之春粤五月而殿成慈氏居中菩薩列侍種種妙好莊嚴之具以為供食青蓮下觀悲愍四衆白毫旁耀如現大千都城士女凡瞻禮者如升兜率遊內院聞海潮音受妙勝樂詮乃屬予記其事予曰前五比丘豈無一人嘗作是念欲集是事者乎而殿成于子

何也佛子當斷一切法有時譬如草木敷榮于春夏黄落于秋冬過去未來不可得及時既至則我雖不為而彼自成子當其時故財不勞而足役不久而就如償所負取而不怨時哉時哉當知佛子成是功德是大福本是大善根盡未來世無有窮盡雖然佛身充滿一切聲色是行邪道向上一路向慈氏未生時參取

記異

元豐己丑六月予故人子假承務郎楊克勤自合肥赴

京師過咸平為予言道出亳州太清宮下太清之人為楊言有道人方士者貧窶而意氣甚揚携藥爐燒藥老子殿下大言自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師也衆聚觀須臾有火自其爐出然其衣即熖發滿身其人驚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庭中火所經他物不然獨燒其身須臾北面老子像若首伏者已而斃視其身灼爛矣楊問之太清宮人與驗尸官不異嗚呼其亦異矣狂士之以僭誕自尊者其情豈有他哉欲驚愚夫癡氓以自售

其藥為一金之利而已世之狂者欲自售其學以誑昧者之耳目而冒其利滅棄訓典毀訾先儒摽臆見私智而以聖人自欺者與太清之狂士何以異哉得無有怒目切齒者乎夫學不死養氣煉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術出於老子者也因其師以有知乃掩其所得而求售焉叛其本甚矣世之欲自大而忘其大者可以鑒諸此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敎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

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歷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詔其後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肆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為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餼學之有司者月有給其秀民良材從其先生長者皆徃遊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於譙郡張某以記

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强也强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强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予嘗怪令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絶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令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天

子公卿而親臨焉葢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强授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駟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饑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强食于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

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尚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于學而不為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亦深矣

司馬温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

之於是進爵為公而國於温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内温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為温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陬外裔悍夫姦民心莫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温者公之封國也顧不能祀而可乎于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祀焉告于譙郡張耒使記之某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

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母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指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葢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産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効實難懼

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

事矣葢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遊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説書于堂而刻之

真陽縣素絲堂記

慶歷中起居錢公守真陽名其燕寢曰素絲堂秉絲聖初忝守是郡此堂具存而四年謫齊安道蔡之真陽真陽宰錢君起居之孫也授館于縣舍其西有堂宏敞而

高潔寒暑之居咸宜而錢君名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惟錢氏有大功事于吳為宋忠臣著于令甲而子孫仕于朝以才德為名臣者相繼號為天下甲族覲錢君所以名堂之意則其潔已守公之意有自來矣錢君治真陽不勞而庶務舉與客終日清言于堂上覘其規畫繼其祖無難也起居諱彥遠吳越忠懿王之孫閏月二十五日

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舉矣而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為政也今吾民小之為鬭鬩大之為盜賊鞭笞戮死相繼于有司而不知恥意者未嘗教之歟教之道必先治學校誘其民之才秀而勸養之使之業成出仕受禄于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風動慕悅而興于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袞之治閩皆用此道然蜀閩皆去中原數千里其民雜乎蠻夷猶且教之有成而況吾邑之在淮潁間去王都纔數百里其民儉樸而

倡優拙靜慎而獄訟稀若是而不教令之罪也縣故有
孔子祠前令嘗增為學舍而不果成廢且二十年矣君
于是相地賦工與役四旬而學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
廡齋序凡學之百須皆具而邑之士買田十有二頃以
獻君又闢學之四隅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十
二頃六十畝之地取其毛足以給養士而又為之延師
儒以教之而邑之子弟來學者日加多予守潁時則聞
君之興學辛巳之冬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于新

學而屬予記之予謂之曰今州縣之吏取辦目前責以敎民則不受而上之人亦不復責之者而君乃引以自任如此古循吏之用心也雖然為政易敎民難敎民者始于至誠終于不倦二者皆本于治吾心一不至焉則不能以有成蓋未易也君勉之哉

太寧寺僧堂記

圓明岳師住淮陰之太寧寺其始至也墻屋圮毀佛事不嚴歲乃大饑寺田之入不足以給其衆圓明日夜刻

苦菲薄率其徒為勞辱事完補葺治雖寒暑不休寺乃僅完予去太寧五年而再至入門視左右前後脫然疑非昔者視聽步履明潔安穩蓋易舊而新者十五六矣予勞圓明曰小邑民貧能相勸而成此未易也圓明曰自容而已未足道也佛之道先物而後已苦身而安人吾之僧室庳陋斞惡不足以延四方之學者吾將易為重堂使容百人飲食寢處于前讀誦燕息于後而吾之居此可以無愧者矣明年春堂成其周廣嚴好皆如其

言而命予為之記曰天下之物各以其功而居其享未有無故而安受天下之養者不幸而冒得之則譏罵詬辱其或傾害簒取必奪之而後已若佛者世固未嘗見獨以其書東越幾千萬里而來中國未嘗期人之尊敬奉事而自一邑一國望其宫室棟宇傑大壯麗者必佛與其徒之所居富人大家愛嗇蓄藏至不以分骨肉而擇取精好交手而獻之佛其心惟恐其不我享也人之所畏愛莫若賞罰人君持玉帛爵禄刀鋸鈇鉞率其

下從所欲有偃然不肯爲用者世之營治塔廟佛像者其不能爲也無强之者其能爲也豈遽有利哉而其勤力者不啻於愛父母畏官府殫智畢力不以一毫自欺至其有成公上之力或有不能及夫君子之于簞食豆羮其得不得皆以爲有命彼獨安享天下之奉如此國君不以爲僭天下莫之敢議謂之無故而得世豈容有此理哉嗚呼世之學佛者無有一毫之累以勞其心饑而人與之食居而人與之舍人任其饑寒之憂而已享

其學道之利者毋乃人以其望佛者望之耶嗚呼使誠得佛之道則吾將以所以事佛者事之如其不足而將冒而處也則貲物之一毛亦將償之彼佛者果無故而得之蓋亦視其所享而占其功觀其所取而知其與是其黙相天下陰利萬物之功宜亦不可計矣而惑者嘗欲憤詆而勝之不亦過乎彼屢詆而不勝者其必有可恃也

粥記贈邠老

張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椀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係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臓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柯山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柯山集卷四十三

宋 張耒 撰

傳

任青傳

任青壽春人少無賴爲盜以智數雄其黨有聲羣盜中然青為盜不多殺害為濟所欲不多求稍有以賢其類矣里儈有善驢其值數萬錢儈愛之所以圉備之甚固

盜數取之不得于是里少年聚數萬錢邀青曰子能得驢則請以錢為君壽不能得君妄得名也青笑謝少年辭不能少年固强之青曰具飲夜半吾乘驢來詣君矣雖然願以是為戲卒事請以驢還儈少年曰諾夜半青懷刀超其垣入儈繫驢房外鎖驢前足無可解理青卽解刀微刺驢足間見血以刀擊地跑者久之儈聞使童疾走燭視驢青疾起匿童卽語鎖齧驢足流血矣儈卽取鑰命童解鎖童去寢熟青卽牽驢自其門出疾驅而

至少年所一座大驚明日乃使謝僧還驢曰吾以為戲願勿罪也其多智數率如此後稍聚黨罪過數發吏捕逐不得聞朝廷詔使招出之青即自詣壽春詔以補卒太守使捕部中盜往輒得境為無盜以勞稍遷等後數得尤賊詔授官至右侍禁元豐三年河南伊陽賊張晏聚黨抄掠傷吏士朝廷選青為伊陽巡檢五年盜劫伊陽之小水青追盜至福昌予因見之青長六尺餘慷慨敢勇持刀入山獨行二百餘里以一時往返然貌恂恂

謙恭事士大夫甚謹惟恐不當其意居官小心畏法廉潔御下有恩其語捕盜甚有方畧云先是朝廷興師取靈州陜西轉運使李察當領徒從大將高遵裕軍出塞察與青有舊恳奏辟青從行遵裕軍疾驅入塞察數危窘矣青衛之夜則被甲守其寢撫左右得其歡心察卒賴以全者青之力也張子曰青始強暴為賊盜後乃折節士大夫或媿焉其始蓋無有教之者故也夫中道為善猶不失為士況終始于善者哉然青才有過人者彼

雖為盜固有以自異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徃徃散居南山中後見滅于匠氏武帝時因緣得入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吾思得疏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于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是共薦

竹氏上使將作太匠銛拜竹氏職為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緑衣黃中單上笑曰所謂緑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宫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一以致神山率常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遊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為帝携抱夫

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
作秋風詞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
曰而弟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卿矣明年夏果復召夫
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
選于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
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
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
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

贊

達磨真贊

靈山會上舉示一華迦葉微笑空葉生風鼓動羣有遂號萬竅枝葉芬敷去本愈遠知者得要世間凝然一味法界孰粗孰妙老胡鼻孔在手裏一任勃跳

紫君贊有序

紫君者予紫竹杖也世以君命竹久矣輕堅滑澤有足嘉者云

青龍之孫被以紫綃其理也象其堅也瑤其腹心清虛

而表甚粲其文理疏通而節甚高得之黃岡從我道遙

翼我衰疲孔武且勞誓與汝歸侶我算瓢不願同雕幾

以寵強國惟可奉賢老以步王朝秋乎有知毋我獻嘲

新開朝天九幽拔罪懺贊有序

盧山太平觀蓋唐開元中所建九天採訪使者

之祠其地邃潔而嚴清故四方之為道者樂居

之又為藏室以藏道家之書蓋無所不有而獨

所謂朝天九幽二拔罪懺者久之未補道士温信之謂二書皆衆眞之格言拯下民之多罪援之淪墜教以自修在道家尤重者也其可使學者不見乎乃獨丐錢于旁郡凡一年得五百千而二書復完又模散印施使人皆獲見焉非立心誠篤用力勤久者能及此乎紹聖戊寅歲予謫官齊安見信之有求于人而問焉信之以告我故于二書之成也求予紀之為之贊曰

上眞高居憫下民兮尊以格言出若綸兮昔亾其書今復新兮誰力成之道士温兮疇嘉爾心有至神兮報之以福名不泯兮

衛靈公贊有序

昔衛靈公有臣史魚將死而命其子曰吾不退瑕而進蘧生不能正君則死不得備禮致尸牖下于我畢矣靈公弔而問焉其子陳父之義靈公愕然引咎在已命改殯于客之位進蘧黜瑕

衛國以治

嗟乎後之人君非無忠臣端委立朝諫說諄諄雨耳洞然聞如不聞其暴戾者斧鉞乃陳孰肯旣死愧其僵尸追用其言以禮致哀嗟乎靈公衛之淫君所立如此宜免其身作此贊詞我思古人

徐翁眞贊

有人之形無其情塊然獨以其形立聰明濬知守以愚微妙玄通不可識

銘

淮陽郡黄氏友于泉銘

東出譙門少南馳十三里有井焉其味甘冽故駕部郎中黄公諱好謙卜葬其親没而異之問諸野人曰是友于泉也何以得是名哉曰昔有兄弟灌園以奉親者鑿井而得甘泉邦人美之以名其鄉郎其地也公曰地名勝母曾參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吾將卜宅窆之事而遇

斯泉吉孰甚焉遂葬諸泉上而公益以孝弟著至公之子若孫皆雍雍如也人以是泉為祥而以公家敦睦為法式昔有南遊過貪泉而酌之比及南海裹其珠璣以走其貪如此泉之能移人也甚矣貪自其心而發于泉然則友于獨不發于泉乎蓋志士取舍亦自有道不得不狥其名夫柏人者以為迫于人也邪蒿之不可以食世子皆惡其名也不然曾墨之所以去人者彼

皆非𥝩公既葬其親遂以泉遺子孫子孫世飲斯泉則孝弟世相守也守孝弟者天必豐之以福吾以是知黃氏之大未可量也敢請銘之銘曰

孝乎惟孝兮友于兄弟公之懿德兮實天所啟啟我以茲泉兮其甘如醴以羞祭祀兮以餴以饎我銘其泉兮名以定體世飲是泉兮雍雍濟濟洛爾後人兮勿忘周禮

李援宴坐室銘

騰跨九州蹂踐大千而我室中宴處超然謂吾騁兮吾固在定孰謂吾寂皆作皆應是中不立一塵則與維摩同境

偈

求畫觀音像偈

補陀仙人勝第一以一願力救諸苦慈護十方如日月衆大受用光明中是故一切當供養如人知飽必敬穀

我于往刼曾承事今世獲聞無上號願見淨月妙眉目黃子施我化佛身如影于物不可取而一一具諸色相願以是觀無上道受者非貪施非愛于未來世作妙緣施者能度受所度

評

評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為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喪亂宜不暇

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于干戈横尸血刃之間時時有以揮翰知名于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酣樂于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翰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數子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于時至今殘編

斷簡人間藏以為寶自二子亡君謨繼之非獨時人莫與為比前世能者亦罕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為世所寶而荔支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志之云

評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閬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

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甞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絶髙逺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為最至于竒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羇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栁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案雞聲茅店月一聯乃温飛卿詩栁塘春水漫一聯乃嚴維詩此誤屬賈島）

柯山集卷四十三

柯山集卷四十四

宋 張耒 撰

題跋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闒鶩昏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

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知者為多緒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于五代亦聰明才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巳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固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予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内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

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窮于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所能究也哉

書宋齊邱化書

齊邱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于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黄老之道德本于清淨無為遺去情累而其末

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邱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雜書

于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

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絶或流多鵁鶄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夭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讎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

跋德仁書

斯人也夢幻一世芻狗萬物而獨嗜于酒行年八十餘以死予為誌其墓而平生事為之詳多得之熙老也

題吳德仁詩卷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畧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黄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必有絲竹童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遊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為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為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畧如白至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羙䖍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跋杜子師字說

車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有輿也人之所以從君子者以其有德也從之衆矣此名輿字子師之說也未以丙戌歲仲冬自黄之潁過盱眙少留子思出子瞻文始獲見

焉于是蘇公之亡五年矣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至前二日書

跋唐太宗畫目

唐太宗躬擐甲胄出入行陣親與羣雄博戰而勝之計其勇健虓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真行千載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邁秀傑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

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十年慨然可想也此

書畫目是其真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度可愛

跋龎安常傷寒論

古之良醫皆不預為方何也病之來無窮而方不能盡使不工者惑其疑似而用之則害大矣惟仲景傷寒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為之增損進退之法以豫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其非通神進妙者不能為也龎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為論數卷其用心為

術非儀古人何以及茲淮南人謂龐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然哉予將去黄欒仲實以黄別駕後序求予書而仲實之父為醫得龐君之妙謂予言何如也

題道孚墨竹

文與可自言吾墨竹一派在彭城蓋屬眉山公也而子瞻自言吾為竹盡得與可之法獨生意自然遠不逮也吾甥楊克一本不學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愜可人意意其法有未具

而生意超然矣

書贈賈生

予嘗病世士少而學荒于遨嬉壯而立蠱于嗜欲老而成累于利祿所以德業功名愧于古人者以此晁子莫言賈氏子醇靜篤實少無他嗜惟喜學問予聞而悅之望其壯立老成必有大過人也

記外祖李公詩卷後

晏元獻鎮亳外祖李公以著作佐郎實為譙令元獻雖

以故相守藩位貎尊貴而與外祖友賦詩飲酒朝夕不舍忘其位之有尊卑也方是時太平積年内外無事公卿大臣皆一時文章豪傑之士優游宴息往往喜與詩人文士談笑述作觀具指物擬事皆慨然自托于不朽之意而至于今世之君子皆喜道之可謂盛矣方是時外祖以文章有名而詩尤傳于人一時名臣多致恭願交而嘗賦詩稱少日知己惟晏范故元獻及文正往來詩居多焉

書曾子固集後

元豐二年夏曾公自四明守亳道楚予時自楚將赴河南壽安尉始獲以書拜公於行次公得予書甚喜也謂予曰我與子皆泝汴而西能從我行乎時子舟無挽兵爲予求之甚力公又曰我行駛非子能及也子至永城當纜舟陸走一日至亳爲旬日會也公遂行後予病六十日至永城病未愈不能騎因永城令寓書于公六年予罷壽安尉居洛而文公卒爲文一篇將祭公于河南

而成都范祖禹夢得自言嘗為公舉亦欲為文以祭謂予有往江南者約同祭之而是歲予家多事自洛來陳明年又走淮南未克祭也八年四月公弟翰林公自建昌起京師予謁見于咸平知公已葬南豐或客可寓以祭者當書所為文一吊公之墓焉其意之所欲則具之文矣

書小山

中峯承天石左峯天鼓石右峯天冠石雲幢雨蓋後隊

三石由山下升山左而上天鼓石上有石如人俛而白事曰先報石承天石天冠石之間有一峯如人冠而拱若受左峯之報曰恭受石予泛大江三千餘里江山之奇偉峭拔如匡廬九華者不可勝數山水之觀無以加矣而曾此山之足云乎應之曰遇大于細者得其意而遺其形觀峯石而山之意具矣此山亦足多哉客曰山無情之物也安得意耶意之曰有情之意有窮無情之意無盡王宫侯第疊石為山亦多矣經構裨補畫人之

巧然攬之無可翫去之無可思其于糞壤一間山水之態雖瓌奇偉麗而縱横曲直未必盡當于人意而見則愛之去則思之無情之意也書小山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于張子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益有益羞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于德莫如好直于

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湖陽以文章掊累則其文辭一世莫尚乃試于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乃刋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者昔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

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
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
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
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瞀亂無所取
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以姦
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
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
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

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也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為論語矣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于聖人者又著為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為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

也

書司馬櫄事

司馬櫄陜人太師文正之姪也制舉中第調關中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晝寐恍惚間見一美婦人衣冠甚古入幌中執版歌曰家在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年華度燕子又將春色去紗窗一陣黃昏雨歌闋而去櫄因續成一曲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清歌唱徹黃金縷望斷雲行無去處夢回明月春生浦後易杭州幕官或

云其官舍下乃蘇小墓而標竟卒于官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内來觧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是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亦怒弗見梁使者案責梁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

主而泣長公主曲請于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失之復用為梁内史乃有勝詭説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是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則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為今事耳

柯山集卷四十四

柯山集卷四十五

宋 張耒 撰

題跋

書道士齊希莊事

道士齊希莊頗學養生喜游名山至王屋山樂之不忍去搆草堂居燕真人巖前王屋多栗橡蕪菁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採收給食居三年自若也一日有猴入其

室希莊初不甚怪逐之不去視希莊坐起百為從傍傚之希莊大怪念初居山時客有教希莊逐猴法取猴矢懸而擊之試用猴為去希莊獨喜居數日有大猴異甚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傚其動作如前猴者希莊懼莫知所為不敢復逐久之猴復去希莊意欲出山未決一日有人呼希莊出視有人若兩髻童子黃單衣緣帶目有光貌不甚類人問磨籠山安自往希莊指告之童子疾去如飛直度嶺壑望視不及自是希莊夜

閭舍傍百物有聲一夕大雪晨出視門外人跡無數希莊發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瘠疾數歲方愈濮陽杜毅言嘗主簿王屋縣有登王屋天壇峯得方玉如鏡者毅讀道家書載黃帝嘗以八方玉鏡懸壇八方祀上帝云予嘗以此事語洛人楊國寶應之應之云其故人有居嵩高者言凡天下名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若頑然無聞徒中夜咽唾山鬼笑汝齊希莊庸道士也僅聞養生小術其不容于王屋之猴何足怪哉

藥戒

張子病痞積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輙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于外而其中苶然莫知其所來

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末𡚁也而吾之茶然者獨何歟聞楚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茶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爲是茶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于快吾心陰伏而陽畜氣與血不運而爲痞橫乎子之胷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氣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汩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

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苶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不無害于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

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于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救之以命捍而不聽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甞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劃而力鋤之于是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甞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于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圮强者已

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生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生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之為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除其滯使其悠然自趨于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

也旁視而潛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于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董及延壽錄後

以貴事其親者不過崇爵位侈車服以富事其親者不過豐衣食美室廬老且病齒髮變衰悲日之就盡與其呻吟疾痛骨肉環侍莫知所爲當是時所謂富貴之奉曷補萬一哉善乎董生之愛其親陳起居飲食之節導引吐納之方以調其平居又考其方術試藥物以防其疾痛務以强其身養其壽而不知其他嗚呼使誠身强而永年耶則雖樵漁以自給飲水曲肱而枕之視天下

所樂無以易之矣顧爵位車服衣食室廬之奉果何物哉

予讀高堂延壽録既自傷致養之不逮而嘉夫生之能愛其親而其書可以助孝子慈孫之養也反復讀之不厭董生今有母八十餘耳目聰明飲食動作如壯人予知生之方既試矣于是為書其末

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為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世音者比丘之號無

從而有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子寓言耶抑實事也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于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録于史册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為怪而不録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為佛哉

書錢宣靖遺事後

世言宣靖嘗遇善相人言其相可以學道當昇舉而未能決遂與之見華山陳圖南陳一見曰是無仙骨但急流中能勇退耳宣靖後事定陵以高退冠朝廷圖南言信矣夫能勇退于富貴急流去得道不遠矣世無神仙則已有則必此流為之

書布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于東府某往哭之見

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盖此銘也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裔使不為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凉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束爾手吾將殺汝則雖賁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

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于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土黎樹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乗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

倫此何以異于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僵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于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于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嘆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為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

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二臣者哉

書趙令時字説後

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閒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迹宜其深徽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餘藁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予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謂篤行而剛信于為道者歟

記行色詩

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

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

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

其孫宏知縣事刻此詩于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

節為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

名聞中外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

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

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有焉

東坡書卷

蘇公謫居黄州時為奉議郎潘公書一卷備正書行草數體予再官于黄首尾且三年嘗假此書于奉議之子大臨以為書法庚辰孟秋蒙恩守魯將之官盡出所假潘氏諸書歸之獨此一卷令男秬納之篋中予與邠老

皆蘇學士徒也含潘歸張奚擇焉邠老懼後東坡復徵此書疑于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為據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棖為剛者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使不以義屈于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於事者為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蘇公行已可謂剛矣傲睨雄暴輕視憂患高視千古氣

蓋一世當與孔北海並驅而猶稱孫君之剛又言其救十二人之死為剛者必仁之論則孫君可知矣其子思厲操履文詞絶人遠甚則來者未可量也予言其信

題賈長卿讀髙彥休讀白樂天事

髙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毋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

舜與伊尹之非簒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説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簒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于其初其攷于理較于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于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者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

矣謗之于意外感之于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纔幾人則小人之毁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跋吕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黄樓賦哀鎛鍾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而一二精好可傳在

嶺外亦時為文臨歿自為挽詩一章殊可悲也此卷是
挍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予覽之令人
愴恨大觀丁亥仲春張耒書

跋范坦所藏高閑帖

予治平末嘗見太學直講楊褒家藏唐高閑上人二帖
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為高閑之書如此則韓序
乃實錄矣後予官秘書且十年凡秘府所藏與一時士
大夫家所有晉唐以來名書妙墨皆獲見之而高閑書

絶未嘗見豈閒自重其藝不妄為人書故後之傳者少耶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文追想楊凝石本真出一手足知退之之言不妄也

乾隆御覽之寶

柯山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柯山集卷四十六至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沈容和

柯山集卷四十六

宋 張耒 撰

書簡

答汪信民書

某啟上教授汪君足下過蔣雖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某于文詞竊嘗好之而不能著也

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于理理根于心苟邪氣不入于心僻學不接于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于中發于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于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

獻其陳設則有罪矣然以仰答盛意之辱之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不宣

與魯直書

某再拜學士足下僕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舍生有自江南來者籍籍能道魯直名後數年禮部蘇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蘇公者皆喜道足下僕于斯時固已有願交之心不幸遭罹憂患往來淮淅間就食以

繼活又得官西游洛陽者三年歷時益多行四方遠而足下之名益至于予耳最後蘇公以文章得罪而聞足下實與其間蘇公黜官貶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飦粥不給風雨不蔽平日之譽德美者皆諱之矣誰復議于蘇公之徒哉宜遂滅息擠抑而莫敢言之矣然言足下姓名文章不減于昔而有加焉夫天下人之公議固不可終閼然非有氣勢利權而能使人稱愛于寂寥蔽障之地者非其卓然有人欲擠之而不可得者

未易至也故僕之願交之心與魯直之名其深淺常相若也僕爲丞于咸平者一年矣聞魯直如隔舍如東縛甚固不得輒見夫人之相好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心不勞有可及之勢而限于咫尺則夢寐亂何則人之情固不平于理之不當然者僕之區區所以不能得見面而至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以甚慎而其

（案此下有脫文）

其再啟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外時失所

愛弟天乎有是哉無可言者奈何吕家諸舅又復不振想時得書也書不盡意何時靣慰臨書隕涕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某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

不在我足下與某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某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于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于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前蝌蚪鳥迹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

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謂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言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

于口無一可愜況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吕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没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適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

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撏撦而牽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

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預爲足

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投知己書

五月日某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某閣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志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于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愠見于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于其容當其情見于物而意洩于外也蓋雖欲

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也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徵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某自丱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為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辯詩賦謡頌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于大道靡不畢觀時時有所感發己能見之于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

三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于當世而可知與夫考于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于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既仕而困于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苶鬱塞憤懣之氣充滿羨溢盈心滿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常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于周秦而水窮于江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蕩重山複嶺猿猩猱貔之出入

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則接于起居夜則見于夢寐計其安居飽煖脫憂危而解逼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以自振于貧賤阨窮者其素于其身無有其一故出仕四方修身治官庶幾于有聞而門單族薄氣熖寒冷執版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淩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過而欣然

輒自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為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于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濵耳如某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于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駡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厲而陰肅沛然于文若有所得某

之于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于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于技則有間矣其之區區蓋已盡佈于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為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欲獎與人誰不欲自達于世之顯人而某自顧所藏無一而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幾六十卷以辱左右伏惟閒暇而賜觀焉則某之精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

得矣公亦念之耶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于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于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為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

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于世其心亦豈不願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間于其前憸巧伺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志俛仰而有就故戞戞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某生三十有五年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

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為正人大丈夫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挺然于羣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于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為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闓之道塗以為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于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

寐而止也某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固嘗欣然自負以為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為令沈丘得在使部聞公之將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愚且喜為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拔于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于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為京官某者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于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上蔡侍郎書

丞于大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名姓于下執事而丞于邑得贊可否而無專達故備執事官屬者一歲矣而不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嘗辱問某姓名而竊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取樂于聞善而有以不肖問左右者耶其問之也豈其欲知之也某之羇窮困辱于世久矣逢之者不問想之者不省一日哀而問之者將憫焉者則某非偶人安能不一啟口

哉某生三十有二年弱冠得官欲養其親而受養者未飽而泣血繼之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暑勤手足所欲不過斗升之粟而常苦不足而性又愚魯不習世務屈首于官始亦妄意欲行其所聞而事勢多端不敢畧試親負擔之役而不足于勤服僕隸之辱而不足于賤摩牙者假之以立威辭責者倚之以歸過受侮遭罵瘖不敢較出而出曹禱以求免歸而對案嘆而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

世而浮寄南北求咫尺之上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也寄十口之飢寒于一官之禄故至其甚辱而不可忍者也痛自勸勵欲勇捨其所仰然退而熟念參計利害一及其所累則其氣漠然而平是以黽勉久而不能去自得官至于今十有二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于此世之仕者有如某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耶其聞某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有不肯屈其身以一毫請于人者有三請而三却之猶往而不已者

彼其心將以明道也則一毫不可貶于人惟其所欲徼倖于得位而求禄止于為貧故屢請而不嫌于辱所惡于失已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私也某也聞執事一言而平生之所懐自猒而不怍于進退之分則有罪矣惟某之不才所志止于為貧而所欲未過其分或者猶在可言之域費執事片言之勞而某之賜足矣干冒臺嚴死罪死罪

答李援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爾各有職守不得相過從甚可嘆也人來蒙示書及新詩一軸書詞亹亹推與過當尤以自愧某家素貧未壯而孤應舉覔官累于飢寒耳非欲取好官厚祿以自榮也因循不已頗踐顯美又暗于事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讁辱但沾沾省過非不欲自奮舉以干世而脫貧者亦非內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顧坐鈍弱不能耳若足下所引張范之徒是皆抱奇行異才視一世之禍福為不足以易其所有者僕

何足以與是哉詩軸已三閲之矣韻格清奇詞藻俊發其于用事尤精稳足下齒少而已能爾何可量哉唐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何足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既也歎仰歎仰雖未得熟接話言然觀書與詩亦足以畧測足下之好惡矣胷中所有無乃欲玩而藏之以待價歟將持此以求售歟玩而藏之斯可矣似非求售之道惟以時自重不宣

答杜鋒書

某啟罪垢謫官于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陳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于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産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于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于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

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于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罷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

季札爲不可非王衍爲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縟布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盡

再答杜鋒書

承諭亹亹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于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

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于道德其深矣哉屈狐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

古之論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于禮樂之際深矣其于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與大蘇二簡

昨日款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并吳為十

三而不數吳者竊嘗攷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有國十餘世矣遷不自共和敘年與諸國一槩者攷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即位年數略敘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為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即位年數年既可攷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倫但如附見故止

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為譜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遷遠進楚而退吳何也攷其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昨日奉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略得聞教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為史者不得少有抑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為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為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為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

梁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其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為唐于史之名似不順爾雖不云爾尚可以貶辱也班氏書有後漢事范氏書亦有前漢事耒以為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為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爾若魯春秋中忽有一篇為秦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為如何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反覆致論姑欲受教耳

答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謚與誄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盡不得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世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于

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顔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徳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顯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徳美之實尚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嬍處物者久矣孰肯謂弟不私其

兄哉既嫓于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謂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尚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筆僭易死罪

與楊道孚手簡

來篇絶妙行色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分寄從公之外刻意書史是望耒致司理三哥

柯山集卷四十六